

天語叮嚀各省直督撫司道諸臣一體遵奉以拯
溺救焚之心行之庶少有濟焉

○刑部員外馮時行題爲解完軍器以慰

聖懷以補借支并獻奇車以速進勦以省兵餉事
職蒙兵部題奉

欽依差職督運軍器赴遼請罔銀六千兩付職帶
往山海顧覓車騾接運職將所帶罔銀于關
內外多方招集用是輪蹄輻輳絡繹出關計
半月盡數抵遼矣頃聞奴酋領兵六萬勾連

西虜五萬欲犯瀋陽惟恐我兵未必能當職
爲遼事積思得奇車數式拙者可使之巧弱
者可使之強凡將可遣凡兵可用更可來往
不逃不亂以軍自衛可保不傷人一以車進
勦可期直衝萬處一月可復開鐵數月可平
奴酋各邊調兵可罷各省派餉可觸不過用
車五百輛兵一萬餉三十萬足矣但車用木
料牛皮及鐵木匠二千餘人乃能一月可完
儻或急難雜辦但率一萬人携三十萬餉以

助高麗爲名彼國木料頗饒且因糧于彼假道于彼由混同江西入建州出其不意以順太乙五福之先東北者不半月可下也夫人情所怕者死有砲攻擊有車護衛膽自壯矣但國家所難者餉儻三十萬可了此役亟圖進勦可也不然遼餉日費萬金只遲一月則三十萬餉空廢矣矧廢又莫知所底止乎皇上不以職言爲狂

勅下兵工二部令先造如式車五十輛職止用營軍千人卽以營軍精銳萬人統一能將與職比對彼此各不動火器職仍斂其鋒刃讓其用箭如式其一可擊十則職車之奇始見而奴酋之滅可在月中矣但職餉三十萬所用不多惟遼之官軍冬春二季尚需五十萬非內帑不能濟急

皇上又何惜一內帑且內帑職又可料其必能還者昔晉人以垂棘之璧屈產之乘假道于虞以伐虢及虞亾而璧馬仍取還晉臣不自揣

妄意奴酋一平則所取我清撫開鐵之利何止二百萬悉爲我

皇上之外府一切豹參胡珠又世爲中國利而取之不竭者是今日大發帑金異日倍還內府試之車者職亦可保必補還內帑矣再計當今所藉惟是將兵之人今特舉一二延日廢將便謂了事乃承平日久互市多年人不習戰有如一處被寇令計期救援其將能乎援之不及勢若可追不使全歸其將能乎被寇之處防禦得宜可保全勝其將能乎虜一回路使之設伏要截歸路務期成功其將能乎四者不能尚何敢勦一驅進勦則兵不及虜強刃不及虜利馬不及虜猛安能制勝萬全顧成功無期而索餉日急使漢人驅市人百萬聚之垓下有如韓信三月不能滅楚雖十蕭何不能供當事者竟不叩其兵用幾何餉用幾何進勦幾何時成功幾何時如醫人切脉不云藥餌幾劑幾日可痊而雜試百方以

幸一中主肯服其藥乎職雖不才願以身効
之職由高麗入進經臣令諸將由遼陽分路
入進職一進勦但令諸將設爲短兵職先勝
經臣亦可撤兵以歸各邊使諸將奮勇密分
設奇得獲先勝未必非職一激之力也計今
冬嚴寒斷難進勦卽明歲進兵舉朝不敢主
勦者亦必十人而九動輒以閣樞催楊鎬李
維翰令張承胤爲口實殊不審兵調而不能
徹餉盡而不能支當事者將何術以處也然
進勦有三要議請得熟數之以俟

聖明採擇焉夫三岔河橫亘遼廣之間南通大海
北接舊遼議者欲須重兵防守第河東河西
屯堡星布八百里而舊遼距河西至河東僅
二百八十里自國家一棄舊遼令東之建酋
西之虎憨煖兔抄花俱得由三岔河內東西
馳攻葦爾遼東遂分爲二令我遼瀋東西受
敵東失撫清北失開鐵西失十方寺等堡今
若恢復開鐵不復舊遼無論開鐵孤懸東西

諸虜勾連兩河阻隔急難相救應柰何不守
二百八十里而守八百里令虜騎橫驅如入
無入之境哉此可議一也虎酋部落最衆因
建酋猖獗竟肆挾賞舊年挾四萬今年挾三
萬賞出于挾邊將可謂無人而議者猶謂挑
攻建酋是前門驅虎後門進狼也况未必能
滅未必肯滅而徒借奴以挾我乎不然奴酋
之富十倍虎酋彼固欣羨久矣豈有金白爲
其姻親宰賽爲其部落滅者滅擒者擒不聞
敢加一矢乎此可議二也尤可慮者奴酋卽
以遼爲有備姑置不來能保其不犯高麗乎
一犯而高麗儻或不支則又不愛遼矣高麗
之富十倍奴酋我之危遼亦屬無用且山東
浙直處處可入所召浙人慣習水戰再連倭
奴爲害更烈又不審

國家之兵從何調餉從何出卽大發內帑亦不
及昔年征倭之費當事者又將何術以處之
也職所欲以助高麗爲名由以入建者此也

此可議三也職恐奴酋暫退有襲沈惟敬故事者上塵

聖覽伏惟

聖明垂察則遼民幸甚

○豐城侯李承祚題爲目擊時艱敬陳膚見懇乞聖明採擇萬一事爵自請假在南聞奴警報切見人心洶洶凡爲

國家計者多懷杞人之憂爲身家計者恐有徵賦之惜真是促促靡遑剝體及膚爵入都來

隨有一疏上干

天聽乃爵到都之後仰見

廟堂暇豫草野雍熙一片太平景象若外備不足虞者爵以昔日所陳實爲迂計今在都月餘備知言兵無兵言餉無餉當事印列弗予列職每署空虚則爵前日之憂又非迂况今邊報日急遼餉日窮猶然以泄泄沓沓爲之當夫事急則憂幸其尚緩而喜甚非所望于聖明之世也除鴻猷明論廟堂所譚爵不敢贅惟

是——二膚見有不能自己者敢信心直陳惟
皇上垂察焉

一日敬事天以迓眷命爵因至南郊陪祀兢兢
敬天祇事何敢少渝獨是咫尺

天顏一念而當攝代之人似未得盡展以爵一人
之心如此則諸人之心可知以人心如此則
天心可知蓋從來郊祀未嘗不親惟

文皇帝北征監國恭代特令宗伯報成行在隆重
若此今每歲望爲故常徒遣臣下恐非所以

格天心也

肅皇帝晚歲雖疎朝御而玄宮黜事尤與天通且
屢見大臣則簡在之心帝所必鑒今卿輔參
寥諸曹星落爵愚以爲

皇上一舉筆間便有昭格今日所當亟行者也

一日相地利以興屯田夫兵農合一古今大利
昔之屯田莫過於趙營平諸葛武侯武侯故
出攻中原是以戰爲守而屯田五丈原又以
守爲戰至若營平禦虜專事屯田當時未有

不以爲迂遠者而營平自許則日期月可決
而今歲留屯明年振旅成功神速若取諸寄
兵家妙用莫過于此目今興屯首務在邊而
方當夷奴狂寇人心多懼則從內及外實爲
良策碩畫也必須築堡又慮乏財合無募天
下義民有能築堡開田不惜授以官職則內
安外攘根本日培今日所當亟行者也

一曰收人心以固國本自古天下有事必有奮
發思用之人上不能用遂散之四方竟成擾

擾爵在江南自奴警以後頗見意氣自喜之
士願從軍旅一效涓埃及聞訓練防禦裹糧
是從樂趨奔命者不可勝紀逮爵歸途遇見
諸人嗒然羣歸詢之皆云工師之梓材未知
何在匠人之小斲竟將安施故半途廢耳夫
此輩旣知爲國亦知有家不赴有司之招願
爲尚義之旅及今不收實爲可惜合無特遣
一臣出外招致議餉議兵尚可悉集且當今
議論知起廢將有家丁之用不知起廢臣所

得更多儻于林壑諸賢逐一推用

明旨勅之凡願從報効者聽其奏帶材略素知者聽其薦舉則裨益國家更不可量今日所當亟行者也

一曰鼓義氣以來輸助昔人有云有財出財有力出力則虜不足平今帑藏空虛持籌無計勸民輸助實爲上策然人心不同有富而吝財者有貧而好義者當不論貧富不論多寡盡鼓樂從方克有濟然非利無以得人之效死非名無以鼓人之輸財嘉靖年間史際以閑住事輸粟五千遂晉符卿而倭平叙功竟授金吾世職合無效此遺意立一格例以勸義民今日所當亟行者也

一曰通屬國以便糧餉竊照遼東兵餉每苦不給况今天寒冰凍海運難行陸運多費近見朝鮮貢使貿易紬帛絲菓滿載而歸蓋因中國海禁旣嚴各屬諸夷通行交易于彼頗獲大利乘此之時特遣一使抵彼國中與之通

議凡彼國中可通之貨或官買官齎或義商
樂往以官兵獲送到國中彼國計值以糧米
齎至境上用助軍興彼國亦值恐懼之時喜
有輔援之助必自樂從今日所當亟行者也
一曰應外請以預事機漢世淮陰爲將而轉餉
一年關中應用不乏故能展其技能且今以
遼東逼迫至此諸請者心盡血乾而

廟堂怵然不爲設處不爲援應無膏之犬其吠
能幾今後合無悉天下歲討論之先急軍興
後及別用度爲得策爵又見先臣嚴清撫蜀
時以陝西餉急遂建議以爲蜀餉輸京道遠
不便割蜀課二十萬金輸陝至今賴之此其
苦心妙畫所當以各省郡縣附近遼東者內
除邊國課轉解遼東內除邊餉則既省以入
京出京之費又省差遣驛遞之煩今日所當
亟行者也以上諸款爵實至愚庸不知忌諱
偶有一得敢自謂芻蕘之獻儻蒙

皇上採擇見之施行天下幸甚

○戶科給事中官應震謹題爲餉務千難萬難餉
臣千苦萬苦仰祈

聖明亟檢餉臣屢疏立刻沛發併

勅計臣及遼左諸道臣協力同心以共襄餉務共
保危遼事日者經臣議兵十八萬議餉可八
百萬蓋一年而抵征倭八年之費夫金錢旣
措辦不敷糧草復梯航未易本折并訕陸海
俱難詳在餉臣屢疏中所賴圖難于易恃有
皇上之一請卽俞計臣之一叩卽鳴遼左諸道臣
之一呼卽應而事猶可支撐如意也奈何餉
臣上不得于

明主受事以來不知疏凡幾奏什九留中

皇上豈以今日之役有經臣督兵遂可無餉臣督
餉耶不知經臣但能調度軍馬而不能以饑
兵羸馬爲戰征餉臣能奉天子命料理轉輸
而不能以一無把着但張空拳爲轉輸

皇上若重餉臣正所以重經臣今以經臣計乃不
爲餉臣計而餉臣苦矣餉臣中不得于本部

籌邊碩畫 卷之三十五
蓋本部事自計臣爲政若兵餉一節計臣居中餉臣居外其實二人一體者也餉臣有所請乞計臣須一力肩承毋掣其肘卽如餉臣屢疏不下本部誼切同舟或宜爲頻催屢請或宜爲題知徑行或宜爲據揭蚤覆頃閱報知爲覆九款一疏而餘疏尚多未覆餉臣雖舌敝穎禿若罔聞知而餉臣苦矣餉臣又下不得干地方諸臣遼左之糧陸運在關海運在岸雖百十行文不爲接連卽所需牛車惟

海蓋道僅一申詳其餘各道并無一字相及而突然責數至幾千幾萬似此遲悞將餉臣任咎耶抑各道任咎耶况置買車牛寧前道止議用銀七千九十兩而三道議銀乃至一百三十六萬兩何參差懸絕至是此不貲之費豈倉卒能辦耶而餉臣苦矣爲今之計

皇上宜檢餉臣屢疏盡下該部卽該部亦須查屢疏應請

旨者請

旨應題知者題知應徑行者徑行毋得暫緩須臾
至妨運事大抵疏中論陸運則催督騾車甚
急謂其費比牛車稍省而迅速倍之既經分
派各府但恐緩不及事若得先借大工騾車
又令近京之地速委司官多方催募蚤濟彼
中之急而各處牛騾立限考成庶亦陸續可
到矣論海運則造催淮船最急今日海運自
是登萊一運居多而濟登萊之窮無如復遮
洋舊總從淮安運發若遮洋既開須得一精
敏部臣爲之專督而與淮徐淮揚各道府斟酌
行事又立考成限以造船若干募船若干
開春早至津門乃爲有濟聞閣臣曾對餉臣
舉來斯行其人者委之專督諒自不差若前
此部覆止用縣丞一員官卑擔重臣殆不知
其可也嗟乎餉臣孑然一身耳臣曾擬添巡
餉御史令主糾彈今部已覆矣若其承行屬
吏定須添設郎中二員頃旣覆閱臣疏欲以
新派及別項所入者併解餉臣則不惟郎中

應設而庫官庫吏亦應設蓋漕運四百萬石
文武備官遼餉二百萬石數半于漕而僅一
大臣督之真爲未妥且時而津門時而關外
前者餉臣欲用一相隨中軍而亦不可得昨
日單騎出關併無一兵一馬尾其後成何體
統至經臣出關以兵餉臣出關以餉催車銀
兩不可發一二十萬遣官送往乎雖然餉臣
亦未得久于遼也遼左艱難光景須餉臣目
擊方爲緊切糧運處置事宜須餉臣與經督

撫閱諸臣面議方爲停妥前日之出自不可
少若今日以後牛騾船隻多關內事無預關
外卽如運船遭風泊停各島非餉臣誰與督
催浙兵四千五百餘名又將到津門矣日用
米薪安插得所非餉臣誰與早備伏祈
明旨敦趨餉臣遼中擬議既定星速入關嗣後餉
臣似宜卽便與本部不時商確而遇出巡之
日天津永平任其所之不得拘拘久駐一處
庶幾運事無妨耳而至于折色輸將太倉若

掃加派一議已經上聞他有懷隆道之節省銀臣言之不報卽舊宣撫請爲製備衣甲不報計原銀尚在數雖無多該部不可立取爲催募之用耶流聞灤漢二營原有保河民兵三千把守信地故事保河二郡解發軍糧該每月六千兩爲給軍糧因民兵往復不便在萬曆六年總兵戚繼光另行本地召募軍糧之解數如初而給數減半每年約該剩銀三萬六千兩歷四十餘年不審開銷何項此雖風聞未的獨不可一檄行查耶又聞南直八府國初養馬人戶田不徵稅丁不編徭至于牧馬草場息馬房廠額設地共六十萬頃在南太僕舊誌可攷也弘治間有奏稱南馬矮小不堪征戰遂罷養馬戶而場廠地已令民間私墾矣自萬曆二十一年以前南戶兵尚書及南回卿先後題稱馬戶丁田應照民間起科場廠田土經典鬻者應請清查上價入官疏報可未經覆奏事竟中格不行若每畝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止價一兩以六十萬頃計之可得六千萬兩而三等起科又歲額可增五六萬事雖年遠然獨不可細加考究耶處無可柰何之時勢爲萬不得已之摻括臣因議運餉而及措餉者如此至于運餉有言牛騾不及若就近地方馬亦可用有言軍人排列口袋傳送更爲最速又在各當事之採擇而已矣

○直隸巡按毛一鷺題爲朝政節節廢弛人情段段否隔懇乞

聖明大奮

乾斷立賜疏濬以圖

宗社之安以救危亾之勢事職嘗歷覽古今興亾之故得失之林未有不以整飭治以廢弛亂者未有不以疏通安以否隔危者蓋天下猶人一身然手足頭目無一處可不運動脈絡精血無一處可不流貫故有一廢棄卽痿痺不仁有一間隔卽結轆欲死而况百體盡皆廢棄周身盡成結轆此直奄奄待盡不但扁

鵠望而走也今日景象何以異此職每念及
不覺痛哭流涕而心膽俱裂也職觀自奴酋
發難以來糜無數之金錢殺無辜之赤子今
且竭天下全力以救一遼而未見有必勝之
形亦未見有不敗之局近閱經臣先後疏揭
彼中徒有紙上之兵幾無十日之餉矣誰司
國柄而漫忽至此良可嘆也且聞東西夷虜
合謀蠢動而日暈之變適與期會是天且明
以背叛之象顯懸于上矣職思今日大勢不
徒在兵餉不足而在人心欲離士氣不振人
心離故雖束以法而常有獸驚鳥舉之思士
氣衰故雖未見敵而常有風鶴皆兵之畏轉
盼春和冰泮強虜訖于外將士叛于內則遼
陽必不能守遼陽破則廣寧望風而潰廣寧
潰則山海震搖而京師隨之岌岌乎將有傾
巢覆卵之禍此乾坤何等時也

皇上卽日召百官商確兵食博謀廣詢求所謂于
謙楊一清其人付以國事尚恐莫支大厦之

顛乃職自入都以來惟見

廟堂之上杳然如無一人寂然如無一事請發
內帑則有借事生嗔而叩閣反以拂違思謹
六曹重地半屬塵封政本揆席久嗟覆餗吏
部者百官之總而亦數見留難總憲者紀綱
之首而亦置如冷局

溫旨慰留徒成頑鈍之譏劄印弗予常僅積薪之
嘆是無用舍也死事可憫莫憐野火之青國
耻未除尚緩藁街之典是無刑賞也以至直

臣久錮悲賜環之無期老臣物故憐帷蓋之
尚缺樞臣進退皆非既卸職而復令之供職
詞臣慷慨足任業受事而若令之繳事總之
事事蒙蔽幾同于秦二世但以聲聞事事寢
閣更甚于司馬門三日不報株守黃白翠華
之輦徒設倒用日夜長樂之鐘晝傳

皇上似欲外大臣百官而自爲君于是大臣百官
亦若外

皇上國事而自爲意古稱同寅協恭今則輔臣與

各部大臣隔矣各部大臣復與各部大臣隔矣各部與各司無不隔矣似各效職掌實各界藩籬似互相質證實互相推諉如一身中上下決裂五官百體血脉各斷夫以時勢倉卒如此朝政廢弛如此人情否隔如此譬猶不繫之漏舟在驚濤怒浪之中主人惟酣寢不動把舵者縮頭袖手聽持篙者欲東則東欲西則西究竟東西南北渺無定泊載胥及溺不亾何待職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凡在同舟安危存亾無不與共職願輔臣日下與朝中各部大臣亟商救焚拯溺之策共效被髮纓冠之誼以全付精神用之納牖遇巷凡應行之事應用之人必期得請後已務期轉敗爲功職又願各部大臣豎起精神各各料理各各照應目前如吏部議用人戶部議餉兵部議兵工部議器械等事總如一脉相貫此呼彼應彼窮此通事宜創起勿以沿襲爲觀望事可徑行勿以請覆爲延推苟要言可

採勿以輕微槩置弁髦儻卮言無當勿因津
要妄生搖惑必期同舟共濟庶保金甌無虞
蓋自古閒暇之時可惜而倉皇中之閒暇尤
爲可惜往者旣以泄泄錯過來者恐復躊躇
無餘有如上下交諉彼此相卸

皇上旣膏盲財貨以醉夢消白日大臣復株守功
名以支吾了套局情事必愈弛愈隔國勢必
漸削漸弱直至新亭洒淚楚囚對泣彼時

皇上何以上對

祖宗何以下貽孫子輔臣與各部大臣何以贖誤
國之罪于目前何以逃斧鉞之誅于後世哉
此愚臣所以心悸覓搖不能自己者也且

皇上旣耽貨利職卽以貨利解之試思此大內積
鏹必不從天降地湧而來則社稷江山豈容
輕于一擲必不能與宦官宮妾共守則六軍
萬民豈容置之度外輔臣與大臣旣重功名
職亦卽以功名解之試思此奕世高爵厚祿
必非國破家亾之餘可保則頂踵髮膚豈宜

自愛且從書契以來曾有三十年不臨蒞之
朝常否曾有上不對越天神下不訓迪子孫
之至尊否曾有強敵壓境而舉朝悠悠忽忽
依然不痛不癢之世界否蓋既開千古未有
之局便應召千古未有之變職以爲今日戎
馬生郊喪師失地非不幸也伏乞

皇上乘此國難多殷翻然改悟復臨御之常下罪
已之詔仍面諭大臣百官各要矢心戮力期
于共濟時艱更

嚴勅戶兵二部速圖兵餉急着盡起廢弛之習立
通否隔之形庶泰交既合人心可收羣力畢
奮士氣可振奴酋雖強悍跳梁會須傳首闕
下是在

聖心之一轉與當事大臣之心一相照而已

○遼東巡撫周永春咨爲防海無兵餉道可虞懇
乞酌添偵防議加協守以保海運事據整飭
金復海蓋兵備副使康應乾呈稱照得奴酋
煽亂遼左垂亾徵調援兵一切糧餉全資海

運項金蓋之間陸輓不及儲精山積奴賊密遣奸細遍行窺探凡我虛實情形無不周知矣既知吾輜重在彼儻徑由寬駿黃骨島入犯斷我饜道各處無兵誰爲防守今海州叅將員缺本道已具文通詳似應速行題補使之駐防于三河昌勝之間仍以金復叅將沈大坊于金復沿海設防其寬駿鎮江等處尤當添設兵馬謹嚴烽堠庶數十萬海運之儲不爲盜資矣再照金復海蓋舊稱爲遼東腹裡兵馬原自單弱且于遼瀋各處設防近奉文編兵凡成丁者盡驅北伐兼以輓運之苦逃亾接踵四衛幾空頃金州訛傳虜警致登山航海而逃者不可勝數人心震潰如此安望其效死勿去哉自非設添副將一員提重兵而守之恐無以重海防一事權也隨行金州海防廳即便查議要見添設總兵一員應添水兵若干于某處調發應造戰船若干作何如製造原設叅將應否議裁查議明妥作

速呈詳本道以憑轉詳去後今據同知黃宗周呈稱依蒙行據旅順南營把總孔有略呈稱查得萬曆二十六年奉軍門萬提督周題請旅順設立遊擊招募沙船一百隻每船用兵二十五名共二千五百名天津運糧至朝鮮彌串堡交卸倭平復回登州設立遊擊挑選沙船四十隻唬船八隻划船四隻中軍一員千總一員把總四員旗鼓一員共用兵一千四百八十八員名防守旅順緣由到職據此惟照旅順添設協守誠保防海運之急圖也第查往日征倭之例曾設遊擊一員中軍千把總數員所用水兵二千五百餘名沙船一百隻唬船不等後東事告寧水兵漸減至一千四百餘名今議設副總兵一員一以嚴設防海一以保全海運非得水兵數千曷以資彈壓乎查得沙船一隻用水兵二十五名大約用一百隻以爲裝運設防之資共用水兵二千五百名唬船一百名以爲哨探練兵

之具共用水兵一千五百名共計所用之兵約得四千名或招募于本地或招募于登萊其製造船隻本地原乏木植油灰匠人向日兵船每于淮安修造當差的當官員移文淮安製造其水兵錢糧初領于山東北直隸後因支領不便改領于廣寧左庫及查旅順原無設立叅將南營水兵則在金州守備兼攝之叅將原駐防復州今調防海州三岔河其應否議裁非卑職所敢專也緣由詳報到道據此該本道看得金州旅順口左接夷地烏龍等江片帆可渡右連山東登萊等處一葦可航矧今糧艘雲屯夷情叵測非得重兵提防亦何恃而不恐乎則協守不得不議添設船隻水兵不得不議修置召募葢事勢至此萬難言節省矣其金復叅將仍應駐防復州以爲金葢聲援旣經海防廳查議前來擬合呈請伏乞照詳施行等因到職該本職于九月具題內有云合于金復之間另添道臣一

員副總兵一員督水兵萬餘駐防海口外衛
金復內護登萊職查得遼陽水兵見有二千
七百八十八員名可以移駐黃骨島再于浙
直等處調足萬人而天津營原有沙唬戰船
七十七隻刻船三隻由水路順風二日可到
今援遼千總葉春情愿赴取所屬船隻并火
器一應戰具相應准從俟防守有功破格優
擢今添設道臣已經吏部將叅政薛國用題
補訖其添設副總兵一員併調水兵等項盼
望日久未見貴部題覆事干防護海運難以
延緩萬一奴酋由寬駿突犯金復無論數十
萬儲糈悉爲盜資卽登萊之間亦岌岌乎不
可保矣爲此合咨貴部煩爲查照本職先題
事理卽刻具覆至于廣寧添兵二萬三岔河
海州各添兵一萬以麻承恩劉孔胤領之並
爲急着更難延緩須臾頃經略移書調總兵
李光榮赴遼陽將李懷信原領一半兵馬交
付李光榮專防西虜今查得關外寧前一帶

至廣寧之杏山西寧沙嶺等處迤北至遼瀋
懿汎開鐵之間總爲西虜各營臨境住牧之
地延袤二千餘里在在蠢動處處當防李光
榮將河西兵馬盡帶河東猶不足分派防守
而河西爲之一空矣前議共添兵馬四萬除
天津山東步兵共三千四百名見在廣寧外
其餘或于援兵出關者應留某鎮兵馬卽希
貴部題明以便留防或于前調之外速爲議
調請勿置之度外俾後來噬臍無及也須至
咨者

○福建道監察御史彭鯤化題爲遼陽指日將危
舉朝排闕無路伏乞

廟堂處分早定急救三韓以維國祚事自遼被
夷患以來失事大與往時不同而失地且自
今日爲始遼鎮孤懸岌岌有纍卵之危矣乃
地土失而又失天心轉而不轉奴酋日爲有
心之羨而國中晏若無事之時自寬自解若
以奴不再來者不知奴暫不來慮西虜耳非

畏我也亦非畏寒也今夷虜合謀夷以六萬
壓境而虜攻廣寧矣且約夷得地方虜得財
物矣遼陽存亾在此一舉雖經略與撫臣得
人極力持撐可保無事而將領兵餉皆不湊
手疾呼緩應揖讓救火前有謂經略云若不
帶兵隨去一出關卽無人照管今果然矣儻
遼陽一塊土不保不有直窺黃裏乎職候命
多年憂時有日事急不能緩言職聞前若無
兵近不苦無兵而苦無餉乃續經略疏而知
兵仍烏有也樞臣雖調援有數亦當馬上速
催關前查點未可如紙上爲兵也昔抗旌犯
順者恨不爲勤王之師是亂臣亦知勤王之
爲忠也史思明未平衛州婦人侯四娘等三
人刺血謁于軍前願入義營討賊爲人臣子
而不急赴國難豈不爲侯四娘所羞乎說者
謂宣府傀儡未見追處土知州田萬年等未
見嚴懲故人皆效尤耳今奉

旨嚴催兵部宜速查援兵不堪及逗遛不進者指

名叅處既誤不宜再誤也乃兵不肯出關亦自有說援兵從來未殺一夷未勝一陣羊投虎口生赴死地何所恃而不恐今先論其膽氣如守寧陸者每噉一聲卽鴈數行飛去兵氣不揚而膽氣何以練之雖以忠義鼓舞亦必將勇則膽壯食足則氣強此自然之勢也今之大將自賀世賢李光榮李懷信而外不多見矣求其如劉綎者未有矣張巡被圍築臺募萬死一生之將俄有南霽雲今海內豈無英雄豪傑當詢訪而築臺拜之以爲三軍司命可耳如河南領兵守備越效忠有古千金酎士一劔荅恩之風約束毛兵秋毫無犯此真將材可以叅遊克練兵之選者也今之餉更不足矣餉臣採諸條議臚列

上請生財大節目已無遺策至于運餉以騾車濟牛車以人運濟車運俱是應變急着奉

旨作速議覆惟當着實舉行耳內有司捐助一欸聞晉撫急公業奉行此當速解以爲各省倡

歸德鄉紳共約助餉海內聞風必皆繼起蓋
至尊方憂社稷臣子分義當然乃

皇上自保金甌反吝金花不肯暫借乎黃大觀東
有人無出後安在哉今內既不出庫外仍欲
入甚且助餉之銀亦留不發若視內一天下
而外又一天下也不知財聚必散且不善散
中夏漁潰雖方尺之錢其何有救黃巢犯關
人爭攘寶內庫燒爲錦繡灰矣與其爲敵資
孰若濟邊用乎朱暉奏天子不言有無帝怒

切責及暉請罪詔曰國家樂聞駁議黃髮無
愆詔書過也則借金花之鹿善繼不當降也
祿山反出內府錢帛于京師募兵十一萬雖
皆市井子弟然猶知散財募兵也今有此市
井子弟乎奴酋猶不惜厚賞購中國人爲彼
細作抄報皆有重價見本中說錢糧措置爲
之大笑堂堂天朝反不如夷奴乎奴酋不圖
我財物止圖我地方而我反吝惜財物將
祖宗地土輕送與奴酋乎卽愚者知其非計何

聖明之不悟也散財之外用人尤急今老臣盡瘁
而死漠然無聞君臣之情可謂薄矣且枚卜
不下冢卿未推大僚之缺甚多署印之疏不
發以致薊撫無人漕差無日而考選散館候
命諸臣一次不蒙俞用七年猶未完局惟警
報至用一人二人城池失下一命二命用人
少而失地多矣安有許多土地易人材耶宋
時邪正混雜猶布满在位今半且不能無間
滿矣金兵入見鑄鼎之象嘆曰宋之君臣用
舍如此烏得久存此時士大夫失職甚矣能
不北亂乎德宗十年之間凡以微遣逐者不
復叙用後召陽城陸贄皆未及至今海內棄
廢仁賢二十餘年不肯賜環河清難似太半
凋謝錮人盛世良爲可惜頃罪弁已許贖用
直臣尚在繫室宜赦之犴狴之內還列烏府
之班蓋平居有犯顏敢諫之臣臨難方有仗
節死義之士異日尊賢敬士之報未必不在
此着也總之用人行政增兵添餉議者多矣

而任者少謀者多矣而斷者少任與斷大臣
責也朱穆曰大臣共轡而馳同舟而濟覆車
傾舟患實共之若不力支傾屢無論風林必
無寧翼儻至神州陸沉誰之罪乎乃親臣亦
當任其責矣戚畹勛舊同國休戚或輸家資
或進忠言不但公爲社稷亦且私保身家也
若近侍不得辭其責矣

皇上雖惡聞敗北未常不注意遼東若蔽主耳目
使不聰明宋時虜至內臣不達民兵憤怒殺
死內侍數人念及于此豈不寒心蓋今日之
害全在壅蔽延緩恐天下事終誤在此四字
矣而其改尤在

皇上職請以三事進一曰速充國屯田之疏七日
報可圖大事動經年人患其遲曰一日萬幾
那得速正惟萬幾故當速耳遲速之間興替
之關也一曰實崇寧宣和之詔宣之通衢而
人不聽拯之墻壁而人不視以其文具而無
實也今奴酋殺戮甚慘

諭旨非不曰朕心惻惻朕心痛恨而未見真惻真
恨也

聖躬萬福托病非真

聖諭累篇虛套近戲天子無戲言以言戲是以國
戲也一曰斷宋雖議多功少其君亦時出獨
斷葛敏敗于定川事聞帝按圖觀之曰若仲
淹出援吾無憂矣已而果然何斷也今責樞
臣之卸肩似斷矣卽已委署而又令供職是
不斷也至于賞罰尤當嚴明今旣無功可賞
止有死事劉綰等當速加恩恤耳若罰則李
如栢如楨大壞遼事者當正法與失陷城池
無異金錢十萬貫雖可通神而死者數萬人
可憐冤鬼誅其兄弟猶不足以謝遼人也徽
宗時遼蕭嗣先伐女直大敗止于免官諸軍
相謂曰戰則有勞而無功退則有生而無罪
故士無鬪志遇敵輒潰皆賞罰不明致之也
可不鑒此前車乎職草野不識忌諱惟

聖明採擇

○戶部尚書李汝華題爲嚴催造催淮船以便海
運事山東司案呈督餉侍郎李長庚題稱云
云等因到部看得遼兵非一日之局遼餉亦
非一日之需必海運與陸運相輔而行乃克
有濟顧應運淮船或催或造以五百隻爲率
一切催造銀兩業經移咨工部該部許借蕪
稅動支未有程限乃那借車價二萬預辦枯
据是事上而具疏屢請下而移檄屢申心幾
嘔舌幾敝也胡乃差官督造已踰三月造完
若干竟無一報只報所催沙船僅七千餘隻
轉眼臨春直兩旬餘耳萬一備載不能如數
將海運百萬糗糒能飛度波濤而遼東十餘
萬饑卒能坐待歲月乎臣子誼切同舟豈宜
秦越相視急者自急緩者自緩等舟楫之修
製難若縷塵任文移之往來急如度影誰非
王事而顧泄泄則誰司督造之過也始而
俞旨旣不能早得之

皇上繼而費資又不能速得之工部以致人心玩

言通研畫
卷之三十五
四
愒事體耽延現今時迫徒以焦勞貼餉臣而
臣部無能爲也則臣部亦與有責也夫天下
事患不圖耳不患圖之勿就以天下事任天
下人患不策耳不患策之靡前試觀徐揚間
上下啣尾誰非船隻大林蔽江而下泊淮居
多誰非船料催與造何難之有祇緣人多推
諉之念無共濟之心而又未設風憲之臣以
經紀其役則法不必行官不必儆而事情或
至參差時勢至此安得因循仍前除借工部
蕪稅淮庫等項起存錢糧及疏理鹽法道贏
餘銀兩爲催造船費聽淮司開報餉臣稽查
外其所造淮船并所催沙船或不足五百之
數或明春正月終二月初不至津門有悞軍
事則差官及徐揚各經管道府諸臣一併住
俸督催甚者且以不職論儻稽核不嚴則奉
行者易怠如餉臣所云考成之法斷不可少
也其料理運務頭緒多端須有奉差司屬分
任厥勞而餉臣第借箸以總其成不則運糧

二百萬豈一手一足之力能左右畫而東西
適乎寧直勢必不給且亦非體如餉臣所云
于山東司添註司官二員聽其差遣者斷不
可少也其督餉計有部臣又設一御史豈因
備員蓋御史冠執法冠得以白簡從事能令
遠通震肅而不敢違前餉臣曾列欵以請已
經部覆矣此而復爲申懇無非藉其風力以
資振刷所裨不止海運而海運之左提右挈
共襄有成者斷非御史不可也至各處道臣
執掌靡常誰無督作之責仔肩是效豈乏
力之尤簡而委之是在餉臣或者可無煩添
設乎總之考功法旣嚴分司官旣具而又董
之以憲臣卽梯航足矣旣經該司案呈前來
相應題覆懇乞

聖明念遼餉至急需船甚緊責令工部應發船價
速爲急發俾臣部早得咨移餉臣轉行淮揚
等處道府勒限催造運船五百隻明春正二
月間前至津門發運米糧其早報速完者優

叙以彰其能如有遲悞一體叅治輕則住俸重則褫職以儆其慢仍乞

勅吏部卽速添設山東司主事二員以備餉臣差委併

勅都察院速選御史一員註差督餉與餉臣同事督催一切經營有司及押運官員分別殿最而舉劾之庶羣工爭奮而海運無悞矣

○山東道監察御史薛敷政題爲遼東敗壞難支廟算顛迷失當謹據實直陳以仰祈

聖鑒事職竊觀經臣閱臣餉臣及督撫臣各疏備述彼內外情形兵疲弱不任馳驅餉窘匱不供時日甚欲撤回三師軍馬就食于遼而車牛船隻苦無措辦令人心膽俱裂嗟嗟我

祖宗櫛風沐雨締造之天下何輕爲棄擲若此大抵今日事勢兵與餉並急而餉尤急蓋宇內驍雄猛悍之夫非乏重賞之下誰不樂于應者故有餉則征調可召募可環而守可鼓而戰可聯屬國以壯聲靈可廣間諜而以夷攻

夷可惟吾所向何事不濟餉苟缺乎卽智堪
設奇料敵才足雪耻除兇終束手就斃而已
是餉之盈縮遼左存亾係之遼左存亾社稷
安危係之非可漫視而緩圖也今主計者勞
神焦思獻議者罄產窮毛夫既不遺餘力顧
或零星涓滴或待水西江求其取數多而見
效速畢竟請帑一節耳然外庭視

皇上至富

皇上自視至貧外庭謂

皇上朽蠹可捐

皇上若錙銖可惜外庭謂

皇上散不妨復聚

皇上慮一出不可復收則請帑難矣帑不得請而
遼歲費金錢八百餘萬總其事者非戶部尚
書李汝華乎摻括加派等項頭緒百千莫可
究詰則主計又難矣藉汝華專心并力猶恐
耳目易竭伎倆易窮無以充府庫之藏無以
果軍士之腹忽而別爲票擬以理財者攝銓

政豈餉不難足乎豈司農不難兼攝乎則特
命督餉大臣何爲議添督餉御史又何爲汝
華能左右畫而東西適則可能一身坐戶部
堂一身坐吏部堂則可如其不能誤軍國大
事何輔臣不念及此耶不念及是置國家于
度外也念及而稟擬依違是徒徇體面徒拘
格套不顧國家之危殆也况舉朝嗷嗷雖不
敢必于發帑尚不無幾倖于發帑

皇上天稟聰明幽遐洞矚縱不以請帑爲是亦未
必盡以請帑爲非一旦主計之臣移之他署
得無疑恡益甚瓊林大盈之緘益堅各將安
諉矣又况經閱諸臣卧薪嘗膽于邊閔將士
數十萬輩枕戈披甲于草野羽書狎至所徼
惠司農者何如所責備司農者何如可令一
息不持籌握算一息不營精于多寡歛散間
哉遠聽之人且謂上實不恤我而奪我主計
者灰守死之志叢脫巾之呼階厲非淺胡不
凜凜也乃輔臣方從哲之自爲計抑又難矣